

房山县评剧团往事

张玉泉

房山县评剧团于 1958 年从通县专区下放到房山，至 1967 年解散，历时近 10 年。该团在房山的 10 年中对传播传统文化，活跃房山人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房山县评剧团原是顺义县桑园镇成长起来的民间剧团，后来发展成为河北省通县专区评剧团。1958 年为了活跃郊区人民文化生活划归周口店区，改称周口店区评剧团，属民办公助，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。1960 年区改县后称房山县评剧团。

该团组成较复杂，分工较细。全团 70 余人，年龄结构从不足 20 岁的到 70 周岁（主要是老艺人），文化层次差距也较大，有些老艺人连小学都未上完，读剧本都十分困难，但记忆力较好。

团内设团长、副团长，由县委派政治指导员（兼党支部书记）。下设团部（办公室），内设秘书、总务股长（兼管财务）；还有编导室，由导演、编剧、舞美、音乐设计组成。

团长孙文元管业务兼导演，是著名的小生、老生，在京东一带享有盛名，解放初期，在北京组建天桥评剧社，曾在天桥、大栅栏小剧场演出，后转入通专评剧团。他的唱腔自成一派。

指导员蒋化民，初中毕业后参军转业后到通州评剧团工作，属国家干部。1958 年随团到房山，1963 年初调出评剧团。为了加强评剧团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县委调原娄子水中学校长安法鲁到县评剧团任专职政治指导员，兼党支部书记。县委还先后派刘恩久、孙富元、栗凤华、马凤岩、隋绍诚等 5 位县财政开支的干部进团，以加强政治、后勤、文秘、音乐、舞美等工作。

房山县评剧团开始一直以演传统戏为主，主要演员有孙文元、徐文章、郑生生、王兰亭、刘进德、杨玉庚、王少楼、王满水、窦志刚、殷仲元等。女演员中，最有名气的是鲜灵芝、金玉霞。鲜灵芝是主演青衣，唱功好。金玉霞演花旦，做派好，演技高。王秀英是青年主演刀马旦，她是后起之秀。中年女演员中还有孙香云、谢来舫、孙艳如、王砚君、孙亚芹、纪玉琴等十余位。

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剧团主演，如鲜灵芝和金玉霞每月工资 160 元，还享受着国家的特殊供给。该团乐队齐全，乐器良好，演奏娴熟。主要乐器有大弦、单皮、小鼓、花盆鼓、大锣、手锣、笙笛、低音胡、三角铃、唢呐等。舞美、灯光、布景、道具、服装、化妆品等也一应俱全。

房山县评剧团由通专转来后先住在房山东街的农民家里。后来在房山大礼

堂后边盖了一排 20 余间平房，作为演职人员的固定住址。评剧团演出的以传统剧为主，如《秦香莲》《白蛇传》《杨八姐游春》等共有七十多出。演出地点主要在房山礼堂、良乡剧场及房山周边的城镇地区，房山地区的观众都很熟悉他们。他们还经常赴外地巡回演出。“文革”前跑遍了河北省的定兴、涞水、新城、易县、香河、大厂、保定、石家庄，还有北京市密云、怀柔等县市。后来又赴山西大同，内蒙的呼和浩特、包头市，深入到矿山、工厂为工人、牧民演出。1961 年初曾进京参加全国的文艺汇演。他们自编自导的现代戏《向秀丽》获得了大奖，受到北京市文化局以及房山县政府主管领导的表扬，取得了轰动效应。后又应邀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观摩演出上百场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。

后来，由于评剧团一度思想政治工作薄弱，领导班子成员间不够团结。1963 年县委调整了剧团领导班子并对剧团进行整顿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，组织他们反复、深入地学习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端正服务方向，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。首先上山下乡为房山县的农民服好务，狠抓旧思想的改造。开展了什么是“时代精神”的讨论，教育演职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。团支部还根据青年演员的特点创办《革命熔炉》期刊，组织青年演员一手学政治，一手学业务。党团支部在外地演出中还抽空参观革命纪念馆，游览革命圣地等，使广大演职人员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，组织纪律性明显加强。

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了组织整顿，精简了一部分演职人员，除个别下放到农村务农之外，大部分到县办企事业单位当了工人。对年近 70 的老艺人办了退休手续。在此基础上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。从此，房山县评剧团全体演职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，革命化程度有了新的提高，工作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。

根据北京市文化局提出的送戏下乡做到：“轻装简束、小型多样，一专多能。”的要求。他们分出两个团分别到河北、十渡两道沟演出。

1964 年秋“文革”前夕，中央下达了“古装戏禁演”的通知。这一下让他们慌了神，他们的生存出路，受到了从来未有过的威胁。传统老戏不能演了，新戏又没有，经济日拙，工资都发不了了，人员要离散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们忽然想起了中国评剧院，于是他们派人到那里寻找出路，当时中国评剧院正在演《向阳商店》。他们从那里要了剧本，回来抓紧刻印，分配角色，加班加点背台词，然后排练，之后又到中国评剧院观摩。就这样紧锣密鼓七抓八挠地排了半个月，不久《向阳商店》与观众见面了，这下总算有了出路了，在山西一鼓作气演了近五六十场，从此有了底气。此后不断引进、移植了《夺印》《箭杆河边》《杜鹃山》等许多革命现代戏，演出内容丰富了，剧团逐渐活跃了，演出阵容也逐渐强大起来，可供演出的剧目就有二三十出。1966 年年初，房山县评剧团经济实力加大，陆续改进了设备，购买戏装添置了乐器，实力增强了。

他们坚持送戏上山下乡，从 1961 年秋季评剧团从河北磁家务村开始上山下乡，沿大石河往上送戏到各个村庄。他们自带行李道具，每到一村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早上起来为百姓担水、扫院子。之后，到野外调嗓子、练功、排练。

在一个村演完之后由该生产队派出劳力，人背驴骡驮道具送到另一个村，就这样传递式的往上走一程送一站，直到霞云岭。有的村没有戏台，他们就地搭帐篷演，没电灯他们点矿石灯、点油灯。在史家营演出时，他们用四个大倭瓜挖空心倒上油续上捻子挂到舞台的四角照明。由于当时山区百姓文化生活极度匮乏，群众看评戏的热情十分高涨，在寒冬天气，群众从山窝窝里扶老携幼老早赶到戏台下，铺上棒子秸坐下，一家老小披着被子挤在一起坚持看戏，直到散场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极大地鼓舞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。他们不辞劳苦，爬山越岭，走河滩，吃窝头就咸菜，有时顶风冒雪也要坚持演出，受到老百姓特别是山区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。

俗话说：人生如戏。房山县评剧团正在如火如荼为群众演出之际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此时（1967年8月）中央“文革”下发了“文艺六条”文件，其中有一条：“凡自负盈亏文艺团体，不能自负盈亏的今后主要是到农村去安家落户、或者是到新建的企业当中去劳动。”文件下达后，全团演职员一时不知所措，人心慌慌，无不感叹自己的演艺生涯即将结束了。因当时剧团早已停演，当然也就没有了收入，已经不能自给了。所以，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：到农村插队或进工厂。经过反复权衡，还是进厂好。于是他们通过曾在北京东郊构件厂演出时建立的关系请求接收他们。该厂同意接收集体进厂转为工人，60岁以上的办理退休，由房山财政开支的5位干部由县委重新分配工作。

就这样，房山县评剧团从成立到解散的10年中，给房山人民的文化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张玉泉：原房山区政协文教室主任